

希代

衣若薰

抢钱淑女

内容简介

咦？她这“其貌不扬”的“小气财神”
莫非跟钱过不去？

好好的“补习班红牌讲师”不干，
居然对着上司拍桌又瞪眼，

饭碗搞砸，沦为帮佣煮饭婆也就算了，
偏偏她还把男主人的他误当小偷，打得鼻青脸肿，
第一天上班就差点被炒鱿鱼！

幸好他宝贝妈咪出面摆平，
从此，两人晚上同居一室，白天更成了同事。
谁知，他的“丑女恐惧症”竟然不药而愈，
他才知道，她原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，
从此，他再也不必与她势不两立，
更不必与她保持安全距离……

一校：

二校：

打分：

政治：

色情：

封面小语

她原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，
从此，他不必与她保持安全距离……

1

“全胜补习班”偌大的帆布招牌，高悬在某一栋大楼楼顶。二十四小时的电子看板上，播放着三年来傲人的升学率，蛊惑那些联考、模拟考不得志的边缘人，将大把大把的钞票，投资到这所号称“高中、五专、大学三冠王”的补习班来。

参加联考的同学们：

你有实力而没有信心吗？或是你有信心却没有实力吗？

全胜！全胜！我们将让你大获全胜！

电视监控器上同步播放着这几句鼓动人心的字幕。

舒沛羽将目光移回到手中的讲义，咋了咋粉舌，庆幸自己已脱离联考的梦魇。而讽刺的是，穷学生的她，却从最讨厌的考试中谋取了不少的利润呢！

三年家教经验的磨练在先，加上学生的口碑不错，她被一位家长介绍到这所最贵的补习班工作，成为“全胜”惟一未领到大学文凭即在此任教的英文讲师。

舒沛羽也够争气，半年的试教后，旗下的学生几乎在英文考试中都拿了高分，甚至有家长专程送花篮到补习班来向她致意呢！

只是遗憾地，她的薪水没人家名师的一半。不过比起骑着破摩托车到处兼家教，“全胜”仍不失为一处既稳定又丰厚的经济来源。一个星期十堂课，就有近四万块的薪水，比起那些刚出校门的毕业生，算是很吃得开了！

但，她并不为这点钱而满足。

“期中考快到了，需要影印笔记的同学，请到这边来登记……”

舒沛羽自有一套抓题的诀窍，她的成绩一向是班上的佼佼者，所做的笔记自然成了同学们不惜以每科一百元的代价，借来影印当临阵磨枪的最佳利器。

“这次的校刊精彩了，有我们学生会长专访张学友的文章喔！”她尤其擅长向赞助厂商招揽广告，“广告的效果如果很好了，是不是……可以再把金额提高一点？”

当然啦！到了总编辑这一关时，她可丝毫不含糊。

“照例！我拿到了约定的广告量，那一成的佣金我先扣下了……”

虽然在同学间的风评不错——热心、活泼、善良，但只要一跟金钱扯上关系，她算的账比亲兄弟还明！

没错！她喜欢钱，所以一心要赚更多更多的钱！即使财经系的学长听到“舒沛羽”三个字，也会自叹弗如她的谋财有道与锱铢必较。

当初这位颇具姿色的俏学妹刚进财经系时，不少男同学便邀请她一起出游，却被同一个不可思议的“答案”给吓得连打退堂鼓——计时收费！

“我很忙的，不过……如果你愿意以金钱补偿我的损失，我是可以考虑啦！”然后她拿出一张清单，列着：“每小时五百元，不得有肢体上的碰触，违规者另计罚金。手——三百、肩——两百、头——五百……”

从此，没有人敢再约她出去；“小气财神”的外号亦不胫而走。

谁说金钱本身有铜臭？她可偏偏爱死了那些钞票的味道，尤其是崭新的纸币！

“全胜”发薪水的小姐最清楚她的癖好了。

“一叠刚从银行换来、原封不动的新钞！”内线那头传来会计的笑声；钱嫂！赶快放马过来吧！”

舒沛羽立即漾开一抹微笑，再也没有比听到“领薪水”更美妙的福音了！

“同学们，试题做完后就自行下课，答案咱们下堂讨论！”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展新晨在会客室里对着偌大的镜子整理仪容，然后朝自己的身影“啵”了个自恋的飞吻。

若说他的外型有啥缺点，那就是：真的不像话，找不到任何瑕疵！

瞧瞧镜中这俊挺的男子呀，英气勃发的浓眉，黑亮有神的大眼，出色的俊鼻下扬着既神秘又性感的薄唇……哼嗯！有哪个女人能逃得了他刻意射出的“强烈电流”？

光是从柜台小姐热心为他领路，奉上热腾腾咖啡等殷勤的动作，不难看出他的魅力对“雌性动物”的影响。唉！要是负责广告的经办人也是个女的就好了……

眸光瞥了一旁的英文讲义，他好奇地拿起来随意一翻。

“联考到现在还考这些八股题呀！真是一点建设性也没有。”他咕哝的同时，手上的讲义却倏地一把被人抢去；喂，你……”

“很抱歉，这些没建设性的考题至少提供了一个公平的机会。”抢过他讲义的，是一位头发烫得奇松、又戴着一副丑不拉叽黑框眼镜的女子。

展新晨看她的穿着简直 ~~杂~~ 孕到极点。阿嬷级年代的毛线上衣，过膝的黑色七分长裙，半统长袜……哇！这种老处女即使附上一牛车嫁妆，也肯定嫁不出去！

猝然，他打了个大喷嚏。

有些人是对花粉、脏空气或化学物品过敏，展新晨却惟独对丑女人的第一眼有此反应，尤其长得愈“离谱”的，他甚至还会起鸡皮疙瘩哩！

瞧她双手一张，把重重的一叠讲义揽在胸前……
嗯！八成是补习班里的杂工吧！

“欧巴桑，需要我帮忙吗？”展新晨微笑的唇畔泛着嘲讽，心想：这女人懂什么？说不定她连英文字母都认不了几个哩！

欧巴桑？他敢叫我欧巴桑？

“小伙子！我的骨头还没你想象的那么老！”舒沛羽瞪着大眼，在厚重镜片的遮掩下虽看不出怒焰，但她的语气明显地不悦。

语罢，才转身要出会客室，总务股长进来了。

“小舒？我正想找你呢！”他回身看了看微愣的展

新晨，忙说：“展先生，你好！我是负责广告案的叶益和……顺便向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红牌英文讲师舒小姐。她的讲义编得不错，内容又多，我希望这次的广告能参考一下她的意见……”

红牌英文讲师？就凭她？

展新晨瞠目结舌之余，差点忘了伸手示礼：“真……真是失敬了！”

“哪里！我的意见很没建设性的，还是甭说出来教人家笑话了。”舒沛羽可没忽略展新晨虚伪的微笑中，带着“狗眼看人低”的惊诧。

该死的！存心让我下不了台！

“怎么会？我刚刚看了一下舒老师的教材，真是灵活又有深度呢！”基于客户至上的原则，展新晨硬是苦撑着微笑，就不信这老处女不臣服在他万人迷的魅力之下。

“这是我们公司的企划案，请叶先生和舒老师过目——”避开对方不屑的目光，展新晨赶紧从公事包中拿出一叠文案。

“嗯……好像满不错的。小舒，你看这——”叶益和转而征求她的意见。

“股长，不是我爱泼冷水，若照这企划案进行的

话，可就白花冤枉钱了。”舒沛羽有意无意地讽刺：“现在的广告五花八门，以另类广告最受人瞩目，所以这种传统的宣传手法比起别家补习班，根本高明不到哪儿。我建议展先生重新送案，否则就考虑换另一家。奥美广告的业务经理是我学长，应该不难从他那儿得到更好的主意……”

“这个……”叶益和沉吟了一下，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。

“如果贵补习班认为这份企划案不适合，我们还有备用方案……”展新晨暗自咒骂这臭三八，为了刚刚的唐突就公报私仇了！

“那好吧！我们就等你的另一个企划案啰！”叶益和呵呵笑说：“只要小舒说没问题，这个案子就可以敲定了！”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“高三班”有位学生因家变而没办法续缴下学期的学费，跌破大家眼镜的是“舒钱嫂”为了那名学生，竟然跟财务主任黄延福吵起来了。

“少收一份学费又不至于让补习班倒闭，就当是做善事也不行吗？”财务室里传来舒沛羽激昂的声音。

“我们可不是慈善机关，何况李大同的成绩并不出色。按照补习班的规定，除非在校成绩保持前三名，极有希望多为我们争取一个国立大学的榜名，否则想叫我开例让他免费补习，对不起！你找谁来劝说也行不通。”黄延福守住口袋的本领无人能及。

“就算是看在旧生的分上，打个低折扣也不行吗？”舒沛羽重重捶了他桌面一拳。

“我要是打了低折扣，那对别的学生怎么交代得过去？”

快放寒假了，各家补习班无不卯足了劲，想争取那些在最后一学期总冲刺的学生，他可不想为了一时之仁而让别人也借机杀价。

“你——势利鬼！”舒沛羽气得出言不逊了。

“你骂我势利鬼？”黄延福的老脸拉了下来；舒小姐身为我们的讲师，理应为补习班的营利着想，怎么把胳膊往外弯？如果看不惯我的作风，你掏腰包帮他出钱啊！”

“我……”她一时语塞。

“你舍不得的，对吧！”黄延福冷哼一声；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你自己都那么爱钱了，还好意思骂我势利鬼？简直是五十步笑百步！”

双拳紧握的舒沛羽被激得两颊通红。其实她赚那么多的钱是有目的的，但，她并不想说出这些钱的用途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无论如何今天都不肯卖我这个面子？”她决定以自己的身价赌一赌；“即使我可能挂冠求去？”

“哟！才来一年就想威胁我？”黄延福可不吃这一套；“别以为去年的战果都是你的功劳，是人家学生资质好！你若觉得我们这间庙太小，大门是开的，你随时可以走！”

“小舒！”会计芳如投过来一抹暗示眼神，要她别把事情弄得太僵。看在和舒沛羽交情不错的分上，她万分不愿同事为此丢了饭碗。

“这么没人情味的地方待久了，连面目都变得可憎了！”显然舒沛羽并不领情。

既然都跟财务主任闹翻了，她也知道往后的日子不好过，所以干脆豁出去了。

“主任！小舒年纪轻，难免比较冲动……”

芳如转而向主任求情，却遭来一记“少管闲事”的白眼。

“我好歹也是补习班的股东，轮得到她来训诫我生

意该怎么做？”黄延福生气地站起来：“我得到印刷厂去看看宣传单印得如何，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！”

说着，他重重甩了门就走。

“小舒！你哪根筋不对了，跟主任争起这种无关己身的事来？”芳如惋惜地说。

“你不会了解的。”舒沛羽如战败的公鸡，颓丧地扯下头上的假发；也好！老戴着这顶假发，我的头皮很不舒服呢！”

当初要进“全胜”时，叶益和曾开她玩笑说：“这么漂亮的女讲师，恐怕让学生只会思春而无心用功喔。”

这种困扰舒沛羽也遇过，为了避免麻烦，她才选择以最不会令人想入非非的造型出现在讲台上。

“主任这个人最爱面子了，等他气消后，我帮你说情去。”芳如拍拍她的肩。

“谢了，其实我也想趁此机会好好休息。毕竟只剩下最后一学期的大学生涯，或许我该好好过过悠哉的日子……”乐观的她立即绽出自在的笑容。

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这——就是舒沛羽！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公车转了再转，舒沛羽终于回到她成长的地

方——圣心育幼院。

“沛羽姐姐！”大老远地，薛心湄就兴奋地滑着轮椅朝她飞奔而来。

舒沛羽怕她心脏无法负荷，赶紧迎上前：“怎么滑这么快？要是摔下来怎么办？”

“我好想你喔！”十岁的薛心湄将小脸凑近，紧搂她的脖子；“你好久没回来看我们了！”

“对不起，姐姐最近很忙。瞧！我不是回来陪你们过年了。”舒沛羽帮忙将轮椅推回院中；“修女呢？”

“她去买东西了。”薛心湄指指几对朝她们望来的羞怯眸光，说：“这些是最近被送来的孩子，修女和阿三叔叔去帮他们添购过年要穿的衣物。”

舒沛羽闻言，顿时心情变得好沉。又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狠心父母，把教养的义务丢给社会去承担。偏偏就有人愿意接下这些烫手山芋，好比……静莲修女！

“妈妈……我要妈妈……”一个小女孩突然抽泣了起来。

“妹妹别哭，来！姐姐给你一颗好可爱的小丸子糖果喔……”舒沛羽拿出哄小孩的绝招，果然让那小女孩止住了哭泣；“乖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几岁了？”

“陈……陈小怡，我叫陈小怡，今年五岁了。”陈

小怡狠狠舔了一口，仿佛担心大姐姐会后悔似的，急着先以口水占有她的糖果。

五岁？多小的年纪呀！舒沛羽轻叹了一口气。

虽然他们跟她一样的不幸，成了父母的弃儿，可也同样幸运地被安排到“圣心”。或许在这里的物质生活比不上一般的家庭，但舒沛羽相信，所有的院童在精神上将得到最大的支持与鼓励。

当年母亲的绝然离去，曾给她幼小的心灵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；然而在这栋老旧的房子里，却也有她最美丽的童年回忆和最爱的人。院长薛静莲修女、老园丁阿三叔叔、胖厨子甜甜阿姨、最要好的朋友卓熙庭、薛心柔，以及她的何大哥……

“沛羽？”一声惊呼将她从记忆中拉回到现实；噢！感谢上帝！你听到我们思念的声音了……”

“修女！”舒沛羽投入这位身着修女服的中年女子怀里，像孩子撒娇似的，“我也好想大家，尤其是你哪……嗯、嗯、嗯啊！”

她热情的吻惹来静莲修女的大笑：“你这孩子还是不改调皮本色。别别别，瞧你口水弄得我满脸都是了。”

舒沛羽接过她手中的袋子，看了一眼，皱眉道：

“修女，你别净顾着帮孩子们买衣裳，今年冬天特别冷，也为自己加些保暖的衣物嘛！”

她心疼的是，修女为了育幼院的开销已经够辛苦了，这些过年的额外支出不知是做了多少家庭代工才能赚到的。

“喏！不许你再对自己这么小气喔！”她将沉甸甸的一包东西塞入静莲修女手中。

“沛羽……”静莲修女的眼眶微微湿润了起来。

这个孩子呀真是争气！不仅双手勤快，脑筋也动得快，小学五年级就懂得弄些小玩意儿来转卖给同学赚外快。国中、高中乃至升大学的学费，也从没让她操心过，甚至经常拿钱回院里解她的困。

“我不能老拿你的钱，你应该把它存起来当嫁妆……”静莲修女心有不安。

“放心！在我结婚前一定会预存一笔丰厚嫁妆的。”舒沛羽把东西推回去，声音突然低了下来；而且何大哥一定很赞成我这么做的……”

静莲修女眼底尽收她的羞涩，不由得笑着摸摸她的头：“你这孩子的心肠真好，谁要是娶了你，就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”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大年初一，鞭炮声噼里啪啦响彻天边，一对意外的访客为“圣心”带来洋洋喜气。

“你这女人真不够意思，好事近了竟然没事先知会？”舒沛羽捶了好友卓熙庭的肩头，戏语道：“之前还为了霍大哥哭死哭活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传喜讯了，唉！你存心耍我们啊！”

卓熙庭在几个月前经历了一段惊涛骇浪的感情波折，让大家着实担心好一阵子，为此，与她同在大学念书的舒沛羽及薛心柔，还曾经轮流照顾她呢！

“不好意思！都是因为我的缘故，往后我一定会好好补偿熙庭的。”开口说话的男子向院长点了头：“熙庭是院长一手带大的，我们结婚的事应先征得您的同意……”

静莲修女欣赏地打量眼前这位器宇不凡的男子，也难怪熙庭会执着于这份感情了。

“熙庭能找到一位值得托付终身的伴侣，我当然……”

“当然不同意了！”静莲修女话未说完，却被舒沛羽硬生生打断：“霍大哥！你确定自己的脑子真的没问

题吗？”

因为这个霍克谦一会儿失忆，一会儿又说被人家催眠，搞得卓熙庭为他头昏脑涨，她可不让好友不清不楚地嫁给这个脑筋常常秀逗的人。

“放心啦！我以后都叫他出门戴安全帽，就不怕头又被撞得失去记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”卓熙庭脸上满是幸福的甜笑，教人羡慕死了。

“我们打算在三月订婚，六月结婚。刚好熙庭一毕业我们就直接去度蜜月……”霍克谦提出了他的计划。

“嘎？要拖那么久？”舒沛羽刻意瞥了好友的肚子一眼，“到时候能遮得住吗？”

据她的察言观色、旁敲侧击，卓熙庭应该已经先“私订终身”了吧！

“你喔！这张嘴还是那么坏。”薛心柔看大家一脸窘相，赶忙把她拖走，免得又说出什么一鸣惊人的话来，“修女，我跟沛羽去做饭。”

“我也去！”卓熙庭站了起来，“克谦，你陪修女聊聊……”

“唔……嗯……”被捂住嘴的舒沛羽，到厨房后终于扯开薛心柔的手，“心柔，你想谋杀我呀！”

“再不让你住嘴，就真的有人要杀你了。”她拿起